

## 目 錄

推薦序

出離，到達，然後回來 — 董啟章

作者序

再回到寫作這裏來 — 黃敏華

第 1 章

the last snow

19

8

女警員

小說中的女神

丈夫

談夢

以先知之名

第 2 章

in the name of the prophet

66 56 52 45

DNA 出錯

那一刻我對自己感到陌生

家

男警員

一直很想寫但注定寫不出來的書

完美俱樂部

陪孩子上學途中

37 30 24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你們要／不要吃飯

Oh, The Goodbye Train Is Coming

談談「火車」

雪橇上的女孩

她

南泉斬貓

最後登入

人渣之必要

第3章 when they were young and beautiful

她們曾經婀娜娉婷

第4章 her back is cold and lifeless

從冰櫃拿出來的背

全裸

體育時期

人生分析師

關於時光旅行

尋之啟事

更衣室

兩個赤裸的女人

如果幹下那種事的是自己的孩子

阿娜

關於原諒這件事

娉婷

坐在某個角落，無人知曉，  
觀察著人的那些秘密時光

166 160 155 149 143 136

128 122 115 107 102

翻山越嶺之後

第5章

over the mountains

咖啡屋

請你喝一杯

排骨

回憶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黑熊

回憶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天（續）

彩虹的顏色

自己的第一本書

336 329 323 313 309 304

233 229 224 220 213 207 202

195 184 178 172

最後的話

第6章

last words

一直到彩虹

自己的最後一本書

再回到這裏來

生肖——我們這些可愛的兔

星座

便秘

續病

便祕

閃靈小徑

摘星星月亮太陽

回憶我的婚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元旦抱著飄雪躡手躡腳地慢慢降臨。街上原有的聲音都被雪吸沒，只有人們清理積雪而疲累不堪的喘氣聲在空氣中抽動。

雪已下了一星期，還未有減弱的跡象。天氣冷得最不捲吃的烏鵲都失去蹤影，街上的垃圾失去被爭奪的意義。警車在變成單程的行車線上匍匐前進。雪直撲向擋風玻璃，雨撥左右猛動企圖撥亂反正，為增強警員的視野而作出最大努力，但似乎無補於事。

這場雪的確令人意外。自平安夜開始，時強時弱的雪以最靜默而急速的姿態攻佔整個城市。這個多次被世界選為最適宜居住的地方，令不少人都夢寐以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即使冷鋒來臨氣溫在晚上降至零度以下，也絕非屬於風雪連連的地域，一年大概

會有幾場怡人的小雪，相比起颶風的粗獷或豪雨的暴烈，這裏的降雪就像難得露面的高貴小姐，溫文爾雅、內斂可人及容易預測，而其誰都伸手可觸、分享及擁有的可再造特質比很多玩意都更吸引。加上人們一直對雪人、雪怪或虛構的雪地故事神話及浪漫化，下雪令沉悶的冬天都頓時活潑起來，而落在十二月下旬的雪，更會為聖誕及新年添上不少氣氛。

起初人們都非常雀躍，甚至請假不上班，陪小孩興高采烈地以不同方法戲玩著這種不能持久的珍貴玩意。學校及公園的斜坡頓變成天然滑雪場，孩子努力將雪車拉上去又滑下來，汗流浹背，雙腿發軟，但笑聲不絕。由於早有戒備，起初幾天交通大致正常，反正已是假期，路上已沒有平日上下班及接送放學的車龍。然而聖誕節一夜狂歡後，一覺醒來才發現雪已累積了相當的厚度，有些地方雪高及膝，機場牽強地堅持運作，政府派出所有剷雪車也開始力有不逮，只能勉強趕及清理主要公路，山上地勢較高的住宅區積雪甚至達人的身高。各家各戶忙於自掃門前雪，但即使不停清理也難以追上雪落的速度，加上來自北極的冷風徘徊不去，日間氣溫怎樣也無法攀爬上零度，縱然有時雪下稍作喘息，像千層糕般層層疊疊的積雪亦馬上被冰封，變成堡壘城牆般堅厚。纏在樹上的雪在結冰後變得其重無比，如鐵鎚在風中搖擺，很多瘦弱的枝幹承受不了負荷

而斷裂，房子的水管及陽台也各有不同的損壞。路面冰滑如鏡，馬路的混凝土及地下水

管因為不斷被凍結及積壓而逐漸出現凹凸不平的下陷狀態，車子走過時顛簸不穩，不禁令人憂慮會否隨時裂開一個大洞，連人帶車被吞下去。再過幾天，公園不見了，巴士站無法辨認，垃圾車也暫停服務，大部分橫街小巷進入自生自滅的狀態，像迪士尼故事裏被施了咒變成永遠冬天的小鎮。

直到電視播出兩名華裔男子在雪山步行後失蹤，拯救隊不分晝夜連天搜索仍然一無所獲的消息；新聞片映出失蹤人士停泊在雪山停車場的車，擋風玻璃上由搜索隊伍草草留下的字條 You are subject of active search（你正被搜尋）無情地被迅速埋沒，像抹殺了一切希望。整個城市開始對這場雪生出恐懼感，就像讀著看來相當吸引的公主式童話故事，卻在翻過一頁之後發現魔鬼早作埋伏，而結局陰暗。事實上多日來的積雪已不再像棉花糖那樣潔白可人，政府派出泥頭車在路上灑上鹽和泥防止馬路結冰，路邊的雪被輾得灰灰黑黑，徒添厭惡之感。再沒有小孩四出堆雪人或拋雪球。拯救隊連番宣佈的負面消息，對於失蹤者的家人來說，造就了最難過的節日。

雪下的密度令視野不清，男警員與女警員必須輪流將頭探出車窗外，才能確認目的地的門牌號碼。才不過十秒鐘，二人的帽和肩頓時披上幾十片雪花。

這是一所較舊的房子，兩層高的平房是六、七十年代的標記。這類房子的屋頂還置有煙囪，聖誕老人便是利用煙囪爬進屋內送禮物給每戶人家，天真的小孩會在聖誕樹旁留下牛奶及曲奇讓盡心盡力的聖誕老人享用。舊式的壁爐雖然殘舊，卻仍能以燒木的古老方式取暖。不少人依然鍾愛真木燃燒時所發出的烘人熱力，精挑細選有獨特香味的杉木，好讓一室充滿樹的氣香；又認為燒木時發出的爆裂噼啪聲最為浪漫誘人，是調情必備，是新款吹風暖氣或發熱的地板完全無可媲美的。新建的房子一樣設有壁爐，甚至連浴室、睡房、地庫也有，但已改為以煤氣燃點，按下如燈掣的開關，爐火便如魔術撲現。也有只作裝飾用，能看不能點的。

男警員率先下車，上前想推開前園的鐵閘，卻被積雪卡著，前後不得。

未下雪之前，很容易看出這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花園。左面是幾棵矮小年幼的松樹，彼此間隔著較寬的距離，看出栽種者早已預計好他們生長所需要的空間。松樹後面是杜鵑，有紫色、紅色、白色，春天花開時跟前面長青的松樹造成相映的趣味。再後面是身材較高的紫丁香，名字雖柔弱但其實非常粗生，是容易生長的灌木，不須花太多時間打理。右面有自行剪枝培植的繡球花，紫紅、粉藍、淡粉紅等，叫人猜想主人是個愛色彩溫和的人。後面直立著幾棵日本楓樹，有紅色枝幹但生出綠色葉的，也有綠色枝幹

但葉是紅色的，還有最罕有的葉呈粉紅的；體型方面有矮小作傘狀的，也有身形壯大可達房子高度的。有一種叫尺護的害蟲，很喜歡在枝的分岔處扮作枝條，吃掉嫩的枝葉。

主人曾經找花王來打理花園，但與花王鬧得不太愉快，後來發現還是喜歡親力親為。

主人也喜歡在後園以手除雜草。在未有孩子之前，她最愛帶同她的百磅大狗在花園共度一個下午。就像戀人那樣，男的在樹蔭下半閉著眼睛打瞌睡，靜聽有誰在外面經過，要是有甚麼動物昆蟲要來打擾，隨時作狀保護她的一切；女的勤勞地除草施肥，她大概是完美主義者，看見草地長出不受歡迎的雜草，便不得不除之而後快。蹲也好跪也好，用上除草器甚至殺草劑，每日劃定範圍去跟野草的生長比賽。她認為一個完美的花園才能夠襯托一個完美的家庭，但花園乃供外人欣賞，家庭之完美則不能隨便向人宣示，只有藏在花卉繽紛色彩與巧妙的生長形態之後，完美的家庭才能變得低調而平穩。正如幸福並不應該在互聯網上曬。

大狗去世後加上懷孕，令她要暫停一切粗活，後園迅速被大自然重新掌舵，令她倍添鬱抑。後來孩子出生，她忙得不知日夜，後園對她來說，就是家家戶戶都有的後園而已。

現在大雪將花園完全埋葬，像在蛋糕圍上多重忌廉層，已沒有誰說得出裏面的蛋糕

是朱古力還是芝士慕絲。唯一仍然清楚的，是那呈灰白的天空壓得極低，彷彿要將整個世界都壓碎。



男警員走到大門前想按門鈴，才發現這房子並沒有門鈴。他握著拳用力地敲了幾下，再幾下，拍門的聲音在大門前來回蕩著又隱去。他退後幾步，抬頭看了看門牌，再望向仍在車上的女警員，女警員點頭示意這就是正確地址了，他便再回到門前，正想大叫「有人嗎？」，門便咿呀一聲開了，湧出一陣不討好的室內混濁的氣味。

開門的男子年約四十歲，身高是一般華裔男子的高度，身形比一般中年發福的男人略為瘦削，但他看起來卻不怎麼健康，發黑的眼袋，眼中充滿鮮紅，顯示出他十分疲累，嚴重缺睡。他的大腿後面躲藏著一個約四、五歲的女孩，女孩雙手捧著一本書，看不出是甚麼書，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男子的腋下挾著另一個更年幼的看不出性別的孩子。孩子正在熟睡，口角有白色污漬，很可能是剛吃過奶。

「是你報案吧？」男警員說話時眼睛並沒有看著報案的人，反而是著力打量報案者身後的一切。

男子的妻子失蹤了。

警員心中不禁狐疑，怎麼年尾這麼多人失蹤？

「是……」大腿間的女孩在男警員開口說話後便猛地要向爸爸身上爬，一時間他不能左右臂各抱一個孩子，三人七零八落地墮落在幾步以外的沙發上。小孩看來對這個穿著制服的陌生人感到十分害怕。男子用中文以極小的聲音跟孩子討價還價了幾句，隨即打開平板電腦，活潑的兒歌在空氣中跳出來，他才能稍為解窘。

孩子擁有原始的動物本能，能嗅出人身上的能量，不用向對方問問題，甚至不用聽任何說話，孩子都能直覺感受到誰可以接近、誰不懷好意。這時女警員也進來了，跟小孩說了聲嗨。可是拿著平板電腦的孩子此時已全情投入到短片裏去，本能頓失，女警員的試探只是白費。

「沒有任何事是白費的！」男子突然向男警員大聲地說，隨即又馬上把音量壓低。

「我希望警方可以翻查所有天眼的紀錄，一定會找到線索的！即使是一點點看似無關重要的線索也可能是關鍵！」雖然是華人，但他的英語十分流利，跟在本地出生的人並無分別。

這個城市的天眼多如天上繁星，政府的、商業的、私人住宅的，高解像的、彩色的

黑白的天眼，都監視著全城市民的一舉一動。這種做法在最初受到非常大的爭議，當中孩子被拍攝的問題最為敏感，事實上一般新聞採訪在沒有家長的同意下並不能隨便將小孩拍攝入鏡，在商場兒童玩耍的區域以及圖書館等所有兒童聚集的公眾地方也一概不能隨便拍照，有人認為矯枉過正，保護過度令人失去行動的自由，但在對人心失去信心、互聯網影片成為極為便利的證據的時代，天眼即使再具爭議還是逐漸大行其道，而且網上購物便利價錢大眾化，家家戶戶在門前設置自己的閉路電視已十分常見，被整個社區監視的同時也向別人作出監視。

男子正是翻看家中閉路電視的錄影才知道，妻子在兩天前的早上自行駕車離家，因此排除了在家中被殺害或擄人勒索的揣測。

趁著男子跟年幼的孩子換尿布，男警員轉身走進廚房觀察。

廚房有孩子用過的奶瓶，水杯碗碟等沒有收拾好，有些吃了幾口的水果隨便散落在桌上，亦有用過的碗筷刀叉留在洗碗盆未有放進洗碗碟機。一陣陣食物殘留下來的腥臊氣味不知是由焗爐還是微波爐發出，雖不算是一看見便令人掩鼻作嘔那種慘不忍睹，但整體有一種令人不想久留的感覺。男警員輕輕地搖了搖頭，心中浮起一個終日在家不把房子收拾乾淨的家庭主婦的形象，幻想如果是他家中的女人，他會如何終日在外找藉口不

回家。

男警員曾經有過一個感情要好的同居女友，最初是因為她租住的地方被業主收回，便提議搬到較近他的住處好省去見面的車程時間。但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便暫時住進他家。他的家也是租住人家樓下，空間有限，女友將所有私人用品囤積在任何角落，不同款式的衛生巾、劣質畫作、各地購得的紀念品貼滿整個雪櫃、以魚缸儲存起來的啤酒瓶蓋、綑紮起來的大小不一的舊雜誌、外賣時取得但沒用上的塑膠餐具套餐，總之幾乎不用走動都可踢到她的東西。起初他也不算太介意，愛屋及烏，愛她也愛她的用品。只是後來才發現，家中出現了很多昆蟲，螞蟻一串一串的由大門爬到睡房，再爬上床。他赫然發現床上竟有一塊吃了一半的薄餅，而靠牆的地上還有半罐藏滿浮屍的汽水。每次睡覺他都覺得有昆蟲在他身上爬，甚至有老鼠、浣熊等大型飢不擇食的動物破窗而入。多少個晚上他都從噩夢中驚醒，有時也真的找到一兩隻蒼蠅在埋伏。

一天他終於忍無可忍，利用休假將所有家具移開進行大清潔，殺蟲劑也用了好幾瓶。女友回家看到，說天啊我的日用品都被你搞亂了！雙方為了東西本來就是亂放這事實爭吵起來，越演越烈，女友突然大打出手，那一刻他竟然以手摸向腰間平日放佩槍的位置。他想起自己身為警務人員，竟然變得如此不冷靜而跑到屋外，在激動之下他又折